

後漢書

列傳

廿九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范曄 後漢書四十四

鄧彪傳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

子孫以農桑爲業

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

封鄆侯

鄆音莫庚反

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

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

本或無荆

顯宗高

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

東觀記曰彪與同郡

宗武伯翟敬伯陳綬伯張茅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五遷桂陽太

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
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
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彪在位清
白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
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
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胙祭廟肉也禮九頭
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河南尹遣丞存
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日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
即位以彪爲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劉

敬曰按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
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
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
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
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
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張禹傳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爲
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回數往來南頓見光武

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沉爲郡吏謁見光武
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
高邑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
長會赤眉攻關城沉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
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沉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其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瞻且以一縣自養以沉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沉出戰
死上甚哀之父歆初以報仇逃亡歆守臯吏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詣閣曰歆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更發遣竟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
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今

東觀記曰歆爲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
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
遷爲汲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令卒官
榮惡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衣食
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
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
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與群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爲立廟而
祭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
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

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入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充列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傍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埤與陂同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

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音餼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劉攽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按文多一功曹史戴閏故太

尉掾也權勳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

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今直

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

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

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

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關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

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
上諫詔報曰祠謁旣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
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
元年遷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
育也育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
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
見持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
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
謂凶廬也尚書
日帝乃祖落四
海還密八音也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

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卽位數上疾乞身詔
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
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
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
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雨水策免
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
年新野君病鄧太后
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
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
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

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
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離宮
室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
省方藥恩情發中又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
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
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
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
稟給也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
假貸也
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

嗣

徐防傳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

鉅故城今亳
州臨渙縣也

祖父

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

王莽置六經
祭酒各一人

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宣
為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

父憲亦傳

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

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

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

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

十年遷少府太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
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
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
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
子三百人為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魏文侯師
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漢承亂
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
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
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
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

家

漢宮儀日光武中興恢弘舊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

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九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

減重一人為祭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

酒摠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科四十人為郎

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以勸學者所

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

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

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
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
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

孔子言吾少時僇及見古史官之闕文疾史

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

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

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漫

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

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

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僇故救僇莫

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僇音西

志及史記僊或作薄○劉放曰三世常道按

世與代全則緣太宗諱遂更世為代此合用

代字乃誤為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

皆換為代乃稍欲還正之遂誤為此字也

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

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

相伐伐謂自相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

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

勿以射策集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

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

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大經衰

徵學問浸淺誠宜

六年為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

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

後漢書卷四

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

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

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涇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略人吏

京師淫雨蟲蛇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防卒子衡當嗣讓

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傳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鄭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

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尚書建初中有入侮

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元平貫其死刑而降

宥之貫寬也音示夜反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

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

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

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

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茲萌生長罪隙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

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春秋之義子不

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

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

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導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淩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史游急就

篇曰皋陶造欽法律存也

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

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

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

者或曰平法平人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

唯入爲貴殺入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

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

入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

即爲災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華

即爲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祿也王者承

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
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
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
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
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
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東觀記載策曰
今君呀苦未瘳
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
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
印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

華容縣故城六
在今荆州東

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

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

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

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

襄陽耆
舊記廣

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
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

長大隨輩入郡

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
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求其才雄因

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
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
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
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
十七舉孝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
尚書輟優之特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
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
勸職事所掌辨護也旬月拜尚書郎五遷
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
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
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
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

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

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
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

知也其貌嶷然有所識別也表
倪音若見反說文曰倪譬諭之詩云文王
嘉止倪天大之妹文王聞太姒也賢則義之倪天必有異

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

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
傳

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也政令猶汗往

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
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

下形之四方形見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

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

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
定立為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
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廣
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
為德即明四月臣以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
日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統考也考正疑事詩美
先人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
也言有疑事當與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采者
薪采者謀之也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

諮之於故老

國語叔向日國有大事必順於

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

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

文吏試牋奏

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

一日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

稱執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

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替首言下替首以聞

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

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

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

日某官臣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

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

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當今縣於日
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
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
謚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謚信也斯詞也天之意難
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
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
章奏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
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
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
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
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
廿奇顯用年屯疆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并羅

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
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
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
禮記曰四十疆而仕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
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議
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
八以誦詩屬文擢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漢
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帝
曰漢家自有制度本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
以霸王道雜理之
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
刻削也便利未明衆心不馱馱服矯枉變常
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

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
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
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人惟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
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
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爵以
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明明白考試之有
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
秩所祚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天

是以臣竭其

忠君豐其寵

豐厚也

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

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

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

柔而不犯文而有禮

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

忠

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

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

密勿黽勉

十有餘年心

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

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

寧方國

詩云厥德不

直以受方國

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

廣才略深茂

詩云

堪能撥煩願

以參選紀綱頽俗

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為

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

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賀帝崩代李固

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

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

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

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

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

士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

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

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為太傅總錄如

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

盛弘之荊州記

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

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大太尉胡廣所患風

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

繼母在堂朝夕瞻

省

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

禮記曰夫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

言恭色

也遜順

達練事體明鮮朝章雖無蹇直

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

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

中庸之為德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

其至矣乎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

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意立蒜吾

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

守本議○劉歆曰大議不全案文議當作義

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

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

熹平元年年為司空靈帝禮任甚優每遜位

六帝謂安順冲質桓靈也

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

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

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季咸並為三

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

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

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明廣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

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

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別郡交補刺史二千

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

還所賜物乘敞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

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

避廣時入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

官中即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
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
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
士議即以下數百人皆縗經殯位自終及葬
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
箴作十二列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人
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
列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在帝昇夷冒于原獸忘其國血而
思其應壯武不可重用不恢其九箴亡闕後
于家獸臣司原教古僕夫

事

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騶駼增補十
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
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
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
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
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謝承書
載其頌
日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
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
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之
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絕懿魏魏特
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紋弈弈四牡
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驪乾台窮

寵極貴功加八荒群生以
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

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

身之常體也夫紆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

犯俗也辭其艱則垂義徇其節則失身徇

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也統者總論上事

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故昔人明慎於所

受之分遲遲於歧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

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劉效

日注呈材效職按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

明矣當云則所如今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

受之分明矣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

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左傳曰宴

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

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

撓曲也易曰棟撓凶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卷之五十四

師道
校正

[illegible]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五

袁安傳

子敞
玄孫
閔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

易孟子喜字長卿東海人明
易爲丞相掾見前書

平帝時舉明經爲

太子舍人

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貲

建武初至成

武令

成武今曹州縣

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

敬於州里初爲縣功曹

續漢志曰繇功曹

奉

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

續漢志曰每
州刺史皆有

從事

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

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

具反 懼音九

後舉孝

廉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察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

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

宜千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

除陰平長任城令

陰平縣故城在今沂

州承縣西南任

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

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

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

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

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

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

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

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

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

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減罪鞠人常稱曰凡

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入於聖

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

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
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
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
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亦詐也既得生
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
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
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太臣典邊不宜
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
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

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
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
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
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
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
閭閻忠正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
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
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
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

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
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
涉損費國用徵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
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
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
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
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
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
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

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
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
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
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
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
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

罪竝寢不報憲景等曰益橫盡樹其親黨賓

客於名都大郡

袁崧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
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殷高

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
十二萬戶爲大郡也

皆賦歛吏人更相賂

遺其餘列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

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從冬反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求安內地正以權時

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

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

漢邊也

太尉宋

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
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
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
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
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
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
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
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

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

言行君子之樞機

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

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

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

信不可去

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信之矣

去兵日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日

先日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
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

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
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
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
訐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
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
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韃為單
于韃音九言反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
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
事未嘗不噫鳴流涕噫音醫又乙戎反噫音一故反歎傷之貌也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
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
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
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
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
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
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
史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
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

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
出爲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
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
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
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卿史大夫經明
行修清索憂國也求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年湯
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
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
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

康侯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

湯長子成左中郎

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

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

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

嘗爲三老持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前書

曰畫賢死以沙畫棺音義云以朱沙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飯舍珠玉

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舍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

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

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次陽

先逢爲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
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
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
隗爲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
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爲太子舍
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
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
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

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
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竝爲尚書郎年
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脩俊欲舉奏
之二人聞恐因即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
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
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
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書奏而俊獄
已報謂奏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
門也面中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

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
復望廷尉鞠遣歐音一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
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
謂為尚書郎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
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擲起見白
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
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
骸骨壘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
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

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敬罪而隱其死以三
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況于反盱後至光祿勳
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
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
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脩節父

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相父京為

臨莊垂出而絲適生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

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

閔驚

謝承舊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

慎勿宜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

輿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

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三郤謂郤錡郤犇郤至皆晉卿

也各驕奢為厲公

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

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

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

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

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

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

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

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

免年五十七樂於土室

汝南先賢傳曰閑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

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擊為藏二弟忠弘節

操皆亞於閑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

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

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

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

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

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

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

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

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

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橫頭痛不聽忠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細術兄弟亦不與通

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

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

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

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室

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封觀者有志節當

人擢刃突陳戰並死也

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緝風疾

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

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謝承書曰

南頓人也

論白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

臣出六奇數日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

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

親戚貴達願得續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

當封及子孫武帝末侯太子巫蠱事起邴吉

子事繫望氣者言馬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

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

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扞

拒曰宅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會孫乎穰不得

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

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

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

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

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劉歆曰

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

氏之閒乃情帝室乃情猶引義雅正可謂王

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及其理楚獄未嘗

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

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此論並華嶠之詞也

張酺傳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

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宜平侯敖子壽封細

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

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平

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

也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

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

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

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

見重焉及肅宗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

數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

見出意不自得也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

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

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厚位之咎臣竊私自

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群僚

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
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東王之誥
乃心罔不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
在王室也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
以聞上此中報效豈拘外內也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
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
者酺輒案之以爲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
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承
書曰青字公然祖文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
東都聊城人也

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
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
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
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
作嘶喝音一介反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
廣蒼曰聲之幽也不能舉夷傷也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
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
郵功曹郡之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
公由此爲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
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

舉其子孝庸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傳嘗言張

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

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閭閻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鮒字

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元和二年東巡狩

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

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

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賞賜殊

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

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

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

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

子一人足以驚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

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

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

為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

復擊傷市平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

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

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

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更欲因報之
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減罪以辭景命酺
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
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忝不
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春愚以為竇氏雖伏
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
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
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
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臨終

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スル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按鄧夫人即懷
侯鄧豐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婿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
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
文母文士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
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
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
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
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獻成有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

走出致刑于旬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
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
倫之喪也○劉攽曰案今禮記今議者為環
文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
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
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環封就國而已永
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漢官
儀曰睦字伯師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
河南鞏人也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
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
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

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繫

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

金也斷金解在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

空張公其偃偻勿露所敕偃偻言恭敬從命

奮也而偃偻用命而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

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

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

府奉酒上壽極歡空日眾人皆慶羨之及父

卒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為釋服後以事與司

徒

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
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
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
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
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
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
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
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隸
校尉督大姦惰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

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

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

爲光祿勳數月代曾恭爲司徒月餘薨乘輿

綈素臨弔賜冢塋地賜贈恩寵異於它相酺

病臨危敕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

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吾

爲三公旣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

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豪蓋廡施祭

其下而已也廡屋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

濟字元江靈帝初揚賜光和中至司空病罷

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棱傳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頽當之後也頽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

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今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

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

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

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

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

此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

淵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鄧壽

可淬刀劔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

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

推音直追反漢時論官推成作假成

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稚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入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

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

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

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

之伏穉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

贖易下禮無入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

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

舉奏龍論爲城旦

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書曰司寇虜夜暮禁

長城故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案其事深竟

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棧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棧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棧孫演順帝時為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演字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後復徵拜司隸議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

校尉

周榮傳

孫景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

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

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

○劉放曰案文多一及字

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齎深惡之脅

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

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

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

榮辟

司徒府故

經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

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

飛禍言倉卒而死也

翼以

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

自郎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

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

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

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

歲餘復以為山陽太守所歷

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

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求

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

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

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

郁郁

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

臣竊見光祿郎周興

光祿主郎故日光祿郎

孝友

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

今博物多聞

蘊匱也

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

所不覽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顯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

屬

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

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

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其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

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出血，覆面與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三日期賊便擒也。

爲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
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
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
陽侯侯覽○劉放曰案覽本傳覽防身人封
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
非列也蓋誤二高鄉字東武陽侯具瑗皆坐
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
餘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
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
相甘陵王理相也
即章帝曾孫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

司農

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
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

忠子暉前爲洛

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閒出入

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

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

皇甫嵩爲太尉錄尚書事以灾異免復爲衛

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

單盡也

惟德不忘延

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幙棲榮事君志同

鸛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鸛之逐鳥雀也

表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范曄 後漢書四十六

郭躬傳

弟子鎮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

習小杜律

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

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

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

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于公東海

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躬少

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
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
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
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
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
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
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
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今
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

督帥且漢制檠戟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衣有
之戟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
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
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
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
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
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
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君子不逆詐論語
賦平如矢賞罰平

之君主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廷
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迁元和三年拜爲廷
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
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
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
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答詣
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
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入命也今死
罪亡命無慮萬人

廣雅曰無慮都凡也

又自赦以來捕

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
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
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
可皆勿答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
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
元六年卒官中子脗亦明法律脗音質至南陽
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迁延光中
爲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

廷尉正解見後

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迁尚書今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迁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

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傳計其反少明習

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寧三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李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

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

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劉

按卜葬何關醫事明衍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

家名家明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

不卹諱忌卹憂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

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

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曾

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荀

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

不言死自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

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

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寢滯不過

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

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罔無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

得為喜也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

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

用恕心
字元

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傳左
曰小大之獄雖原其平刑審斷度於勿喜者
不察必以情乎若乃推已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
已亡命得減為貪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
情也貪與探同也此也

陳寵傳

子忠

陳寵字昭公沛國洮人也

洮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

音尸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為尚書平帝

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

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

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

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

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

不附已者此與宣坐見咸乃歎曰易稱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

幾者事之微吉凶之

先見者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

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

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入猶用漢家祖臘

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

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

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

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

王氏臘乎其後恭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歛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慈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列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

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

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

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

其所平決無不厭

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

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

因緣謂依附寵

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

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三遷肅宗

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

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

荀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

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

堯著典書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言過誤有

害當緩救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

從今以往惟以正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由

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

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

濟希

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

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而有司執事未悉

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

酷烈之痛笞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執憲者

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

夫為政猶張琴瑟太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

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

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

絃絃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勸

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

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

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

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其生也

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
刻今予病而人賀予愈而入相懼曰嗟乎何
命之不善予又不死滅絲慙詩云不剛不柔
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

布政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

也音格上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

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

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鉗

鑕諸慘酷之科著頡篇曰鉗持也說文曰鉗

鑕腹刑謂鑕去其髓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

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今文致謂前人無罪

是後入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

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是時帝始改用冬

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

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

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

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

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

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當從

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仲冬一陽爻生草木

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天以為正周以
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十一月萬物微而十二月
為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十二月
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二
月二陽爻生焉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
萌牙地以為正殷以為歲首也月令季冬雉
乳也雞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
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十三月今正
春東郊陰陽交各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
故曰人以為正夏以為歲首也月令孟春天
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三微成暑以
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
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
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

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
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
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
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
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
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
且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
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者三著
而體成當此之時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
入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
不合入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
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
故明大刑辟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

事欲靜

也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劉攽曰按文

并注意孟當作仲

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天

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

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

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

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

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

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章謂創

也論決而不計天地之正二主之春實頗有違

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

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革百載之失建

永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上有迎春之敬下

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勸欽敬稽春秋

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

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

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

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皇后弟侍

中竇憲

也按竇后紀及憲傳並云憲竇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

薦真

定令張林爲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
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
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
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
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
深見納任故父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
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言誠傷輔政容
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爲太山太

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

訡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

爲腹

心鐔音徒上南反

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

縣城南

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維縣南也

每陰雨常有哭聲

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

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

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收斂

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

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

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東

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守正不阿後和帝聞

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

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

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

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

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鈎猶動也前書

曰鈎校得其姦賊鈎音工侯反溢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也

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

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故甫刑太辟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

加之故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本

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

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

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

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

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

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

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
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
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
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
罪詔特免刑拜爲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
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爲
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
爲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
爲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

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
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
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

尉屬官也秩千石也

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

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

曹

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勸獄也

忠自以世典刑法用

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
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及寵免後遂寢而苛

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

條為決事比此比例也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

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犴刑也音奇敗

牛也驂音縉漢舊儀注曰少府若廬獄有蠶室也解臧吏三世禁錮

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

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

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

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

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

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

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

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

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女氏傳曰川澤納

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

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

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是以高祖

舍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

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孝

仰曰陛下桀紂之也上笑不之罪也

文嘉爰盜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

人從盜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

坐帝亦起盜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可

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武帝納東方朔宣

室之正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

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元帝容

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

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

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

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帝乃從橋

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天對

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

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

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今明

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

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災惑守心星

歲公皆不聽大感其誠引咎克躬諮訪群吏

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

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必承風響應爭為切

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

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雖苦口逆

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
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
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
沛國施延為待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
延字君子
有不綜家貧母老周
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辛月直賃作
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
敷為督郵到縣延持箒仕敷知其賢者下車
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餞不愛順
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夢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
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

內懷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論以

諷文多故不載摺紳也紳
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頻

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
鄧騭傳百姓流亡盜賊並起

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
匿盜賊也忠獨

以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

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堤
以螻蟻之穴而潰

黃帝素問曰針頭
如芒氣出如篴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

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
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

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太雅也言詭詐委隨之
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

勅不善之人也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
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
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
乎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
故亡逃之科憲今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
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而頃者以
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
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
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

比伍轉相賦歛說文曰蹐小步也言跼或隨
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
鄰舍比里共相壓迫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
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
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盜攘竊也
通攘也○劉放曰案文但言寇前年勃海張
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
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
彊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

正法

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尉貶秩一謂督郵旂徽也正法依法也

尉貶秩一

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

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

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異以猛濟寬驚

懼姦慝頃季夏太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日息卦日

太陽消卦日太陰其餘難卦日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

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開國

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

讜言以承天誡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

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

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太父母死未滿三

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

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役○劉氏案文祝當作役尚書

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

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九光武皇帝絕

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日告寧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日寧古者名吏休假期日告吏

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德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

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
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
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
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
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太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
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
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
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服以從軍
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
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

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

惟壘之恥

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蓼長大兒也
我蘿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

識我蘿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蓼者莪匪我
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壘之
恥注云餅小而壘大也罄盡也瓶小而盡壘
大而盈言為壘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眾
恤寡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

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糾合於致

憂之義

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
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

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
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

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六漢之
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
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孝廉
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郊祀之禮
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之序
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喪
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聖功美業靡以尚
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若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

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
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
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寢
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為
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
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
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
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
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

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

臣司臣司恩莫以為負無臣注云臣習也言屢

被恩貸不以災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謂水

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謂水

早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青冀之域淫雨漏

河也漏溢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充豫蝗蝻滋生

子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荒戎叛戾加

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

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

五行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

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隲氣盛彊陽不能禁

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

皇安帝父清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

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然臣竊

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

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倖於人主

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

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儲積也老弱相隨

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頗踣呼嗟莫
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
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
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
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
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
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力
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
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伏謁道傍嫣
驅不見王怒爲皇太后泣言太后獨之後嫣

出入求巷以姦聞

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

乾剛之位

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

職事巨細皆任

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

無石顯泄漏之姦

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於腐

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旦納用

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爲驗上嘗使至諸宮徵

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

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

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唯明
主能知之上以
爲然而憐之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
詐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
尚書令趙昌侯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

蘇上怒下崇公卿大臣得無宋傳之援哀帝

歎死歎中也為丞相承傳太后指奏免大司外屬近戚得

馬傳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也外屬近戚得

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

不能平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

非成帝舅成都侯也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

則下不得福王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

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與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

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

免公台也切責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

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孔子對魯

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

御坐為起漢舊儀曰皇帝見丞相起立乃坐皇帝

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入則參對而議

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舊儀曰皇帝見丞相起立乃坐皇帝

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

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

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

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

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

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

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

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

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譴日聞罪足
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寔寔字伯仁今廬江人也
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
守心移咎丞相使貢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
卒不蒙上夫之福成帝時災感守心議郎李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个知時出有即貢麗
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
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貢音肥
言景公有災身自引咎故知是非之分較然
成帝不然故曰徒也

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

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
而勿聽上頒國典下防威福置方負於規矩

審輕重於衡石

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也

誠國家之

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
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
建奏頃之迁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
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
明年出為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
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

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
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
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
賁中即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
得志于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
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
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
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
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

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

下僭寵

○劉放曰案文不當作正謂臣下之

乃有言伯榮疏

然陳寵無正僭寵之事陳忠

論說似誤也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

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

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

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

也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以

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

程品式也謂疆盜發

故曰

施于孫子且公且卿

施延也音

羊鼓反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師道

校正

